



世界经典名著

经典诗歌选

(二)

吴 军 宋裕明 编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阿波里奈尔诗选	1
狄金森诗选	6
狄兰·托马斯诗选	25
蒂丝黛尔诗选	32
劳伦斯诗选	35
琼森诗选	43
伊丽莎白·布朗宁诗选	48
丘特切夫诗选	78
萨福诗选	85
缪塞诗选	90
尼采诗选	93
佩索亚诗选	112
乔叟诗选	116
兰波诗选	118
洛尔迦诗选	130

阿波里奈尔诗选

五月

五月明媚的五月泛舟在莱茵河上
靓女们在山峦高处眺望
人面多么佳丽无奈船已远航
船啊你让沿河两岸杨柳啜泣悲怆

然而繁闹的果园在后面呈现
五月的樱花落红一片
仿佛我心上人的纤指
凋零的花瓣宛如她的眼睑

河边大路上茨冈人缓缓走过
牵着一头熊一只猴一条狗
在莱茵河葡萄地里渐行渐远
跟在毛驴拖曳的大篷车后头
五月明媚的五月把葡萄
和蔷薇的柔蔓缀满废墟
岸边柳丝芦苇和葡萄的花枝
在莱茵河的微风中摇曳絮语



莱茵之夜

我的杯子盈溢着酒仿佛一团颤动的火焰
请谛听谛听那船夫悠扬的歌声
叙说着曾看见月光下七个女人
梳弄她们的紫色长发披垂脚边

站起围成圆圈边舞边高声歌唱
于是我不再听见那船夫的音响
金黄头发的少女啊走近我的身边
目光凝注漫卷起那秀丽的长辮

莱茵河莱茵河已经醉去这葡萄之乡
这河上倒影抖落了多少夜晚的黄金
虽已声嘶力竭余音袅袅不绝
黛发的仙女啊她们在讴歌夏令
我的杯子破了仿佛爆发出一阵大笑

密腊波桥

塞纳河在密腊波桥下扬波
我们的爱情
应当追忆么
在痛苦的后面往往来了欢乐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脸对着脸
在我们胳膊的桥梁
底下永恒的视线
追随着困倦的波澜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爱情消逝了象一江流逝的春水
爱情消逝了
生命多么迂回
希望又是多么雄伟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周
不论是时间是爱情
过去了就不再回头
塞纳河在密腊波桥下奔流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在你深邃的的眼湖里

在你深邃的的眼湖里
我微小的心沉溺且柔化了
我被击溃
在这爱情与疯癫的湖水
怀念与忧郁的湖水

别离

我采下这支欧石南
秋天过了 请你铭记
我们在世间难再见
时节余香 这支石南
请你铭记 我等着你

永恒的吻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站岗

我在站岗老想你，我的璐璐，
星星在眨眼，我也看见你的眼睛。
整个天空是你的身体，在我强烈欲望中形成。
狂风阵阵，吹得我欲望更加火炽，
四面八方狂风吹，中间一个士兵在沉思。

我的爱，年不知道分离什么滋味。
你不知道分离把人折磨得要死。
每过一小时，增加无穷无尽的痛苦，
太阳西沉，人就开始受煎熬，
夜幕降临，痛苦加倍袭击。

我希望在回忆中爱情使人恢复青春
使人更美丽，直到回忆渐渐消逝。
我的爱，到一天你也将成为老人，
回忆往事，象猎人在风中吹号角。
呵，夜漫漫地流逝，呵，我的步枪多沉重。



狄金森诗选

但愿我是，你的夏季

但愿我是，你的夏季，
当夏季的日子插翅飞去！
我依旧是你耳边的音乐，
当夜莺和黄鹂精疲力竭。

为你开花，逃出墓地，
让我的花开得成行成列！
请采撷我吧——秋牡丹——
你的花——永远是你的！

有人说，有一个字

有人说，有一个字
一经说出，也就
死去。

我却说，它的生命
从那一天起
才开始。



爱，先于生命

爱，先于生命
后于，死亡
是创造的起点
世界的原型

如果记住就是忘却

如果记住就是忘却
我将不再回忆，
如果忘却就是记住
我多么接近于忘却。

如果相思，是娱乐，
而哀悼，是喜悦，
那些手指何等欢快，今天，
采撷到了这些。

心啊，我们把他忘记

心啊，我们把他忘记！
我和你—今夜！
你可以忘掉他给的温暖—
我要把光忘却！



当你忘毕，请给个信息，
好让我立即开始！
快！免得当你迁延—
我又把他想起！

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我们有一份黎明—
我们有一份欢乐的空白要填充—
我们有一份憎恨—

这里一颗星那里一颗星，
有些，迷了方向！
这里一团雾那里一团雾，
然后，阳光！

为什么，他把我关在天堂门外

为什么，他把我关在天堂门外？
是我唱得，歌声太高？
但是，我也能降低音调
畏怯有如小鸟！

但愿天使们能让我再试一试—
仅仅，试这一次—



仅仅，看我，是否打搅他们—
却不要，把门紧闭！

哦，如果我是那一位
穿“白袍”的绅士—
他们，是那敲门的，小手—
我是否会禁止？

“狂风夜，暴雨夜！”

狂风夜，暴雨夜！
如果你我在一起，
狂风暴雨夜，该是
我们的洞天福地！

风儿再吹也徒劳，
因为心进了港口—
已不再需要罗盘，
已不再需要航图。

荡桨在伊甸园中—
啊，这一片海洋！
今晚哪，但愿我—
停泊进你在海港！



死去，只需片刻

死去，只需片刻—
据说，并不痛苦—
只是逐渐，逐渐昏迷
然后，视力全无—

系一天黑色缎带—
帽上佩戴服丧标志—
然后，美丽的阳光照耀
帮助我们忘记—

离去的神秘的那一位—
若不是由于我们的爱—
已经睡最香甜的一觉—
再不知困倦疲惫—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灵魂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灵魂
象琴师抚弄琴键
然后，正式奏乐—
他使你逐渐晕眩—
使你脆弱的心灵准备好
迎接那神奇的一击—



以隐约的敲叩，由远而近—
然后，十分徐缓，容你
有时间舒一口气—
你的头脑，泛起清凉的泡—
再发出，庄严的，一声，霹雳—
把你赤裸的灵魂的外衣，剥掉—

巨风的指掌把握住森林—
整个宇宙，一片宁静—

她躺着，仿佛在做游戏

她躺着，仿佛在做游戏—
她的生命已经离去—
打算回来—
却不会很快—

天欢快的双臂，半垂—
仿佛是暂时歇息—
一瞬间，忘记了—
就要开始的把戏—

她会闪烁的眼睛，半闭—
仿佛它们的主人
还在用眼色
向你，逗趣—



她的黎明在门口—
我相信，正设法—
迫使她入睡—
这样轻松、深邃—

秘密一经出口

秘密一经出口—
也就，不再成为秘密—
秘密，保守着—
只能，使一个人畏惧—

最好，继续畏惧下去—
此外—
你，能对谁说—

穿过黑暗的泥土，象经受教育

穿过黑暗的泥土，象经受教育—
百合花一定考试合格—
试探她洁白的脚，毫不颤抖—
她的信念，不知畏惧—

从此以后，在草地上一—
摇晃她绿宝石的铃铛—
泥土中的生活，此刻，全都遗忘—



在幽谷中，欣喜若狂——

月亮离大海十分遥远

月亮离大海十分遥远——
而她用琥珀色的手——
牵引他，象牵着听话的孩子——
沿规定的沙滩走——

他从不出一度的失误——
遵照她的眼色迈步——
远近恰好，他向城镇涌来——
远近恰好，他退回原处——

哦，先生，你的，琥珀色手——
我的，遥远的大海——
你的眼色给我一丝一毫指令——
我都乐于从命做来——

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
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
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
一半轻蔑，一半含笑，
象管家妇把苍蝇赶跑。

如果一年后能够见你，



我将把月份缠绕成团—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
免得，混淆了日期—

如果只耽搁几个世纪，
我会用我的手算计—
把手指逐一屈起，直到
全部倒伏在亡人国里。

如果确知，聚会在生命—
你的和我的生命，结束时—
我愿意把生命抛弃—
如同抛弃一片果皮—

但是现在难以确知
相隔还有多长时日—
这状况刺痛我有如妖蜂—
秘而不宣，是那毒刺。

美，不能造作，它自生

美，不能造作，它自生—
刻意追求，便消失—
听任自然，它留存—
当清风吹过草地—



风的手指把草地抚弄—
要追赶上绿色波纹 —
上帝会设法制止—
使你，永不能完成—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有一种能够发火之物
能够自燃，无需人点—
当漫长的黑夜刚过—

你无法把洪水包裹起来—
放在一个抽屉里边—
因为风会把它找到—
再告诉你的松木地板—

我一直在爱

我一直在爱
我可以向你证明
直到我开始爱
我从未活得充分—

我将永远爱下去
也可以向你论证

